

1949 年秋，上海解放不久，我由组织分配至东平路 9 号华东青委工作，任办公室行政干事。东平路在那时对我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小青年来说也感到陌生，这条马路从前叫“介尔尼爱路”后改名为东平路。这条马路十分幽静，整条马路都被两旁高大浓郁的法国梧桐所覆盖。

这小洋楼大有来头。1927 年蒋介石宋美龄联姻后，宋氏兄弟便将此楼赠与宋美龄作为陪嫁之物。我们居然可以在这里办公。我住在此楼的顶层，每天早上 6 点起床，冬天天还没天亮开始集体学习，然后早餐，早餐后一天工作开始。

大家虽然过着供给制生活，但生活上很艰苦，我记得到这里的第一餐就是一盆黄豆芽，糙米饭，很少吃到荤菜。一些大学生干部家里条件比较好，周末回家从家里带回一些荤菜来吃，听说还受到批评。有一次开会时，首长就说：“我们住的是蒋介石的房子，但我们的生活不能像他们一样。”

我每月生活津贴为二万五千元(旧币)。我们穿灰蓝色的干部服，也有土黄色的军服，干部服有口袋，但风纪扣必须扣好。当时，进出大门也是很严格的，门口执勤解放

去常熟旅游，留下的印象不错，特别是“廉史馆”的兴建与开放，更是有价值。处于江南水乡的常熟，人杰地灵，历朝历代，出了不少名人，譬如翁同龢就是一位，知名度相当大。这些名人中，有不少廉吏清官，或自身廉洁，清贫自守；或公正严明，坚持原则；或全力以赴，清除腐败；或惠民亲民，眼济体恤……千百年来，他们的事迹，广为流传；他们的形象，深入人心。常熟市纪委与市监察局、旅游局合作，于 2010 年 7 月，于市中心方塔公园内，辟一展馆，收集了历代(以明清两代为主)35 位廉吏的材料，通过绘画、文物、文字等展品，生动地把这些官员的事迹和精神再现了出来。这些人物，或出生于此，或来此任职，都与常熟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，实在是这座城市的一处闪光点，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。

馆方在设计与布展方面也精心操作，颇有光彩。如馆门前有诗廊，为 20 位清官创作了以“望江南”为题的赞词，镌刻于上，使内容形式相得益彰，试举两例如下：一是写瞿式耜的。这位南明大臣任过广西巡抚，也是抗清名将，最后被俘遇害，大义凛然。词曰：“狂澜挽，一柱独擎天。断山残水忠报国，家资簪珥佐军前，日月映忠宣。”另一位鱼侃是明代永乐进士，曾任开封知府。他曾因母忧归里守孝，古书上记载道“贫甚，或至罢炊，处之夷然。”馆内词曰“喝麦粥，谣曲唱儿童。第一清官乘万世，愆贪少欲乐贫穷，能不忆鱼公？”如今，传承历代文化的工作已经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，而有关清官廉吏的内容，正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尤其在反腐倡廉已成气候的今天，这份资源完全应当让它充分发挥作用。常熟的做法值得肯定与推广，从中一定能形成一批富有成效的好教材。倘要进一步要求的话，还可将人物的年代延伸，延至民国乃至现代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中的一些如方志敏那样的清官廉吏；人民公仆，更应充分而鲜明地介绍给大家，永垂于史册，既是所有官员干部的好榜样，也是令那些贪官污吏震慑的警世钟。

常熟“廉史馆”是廉政文化建设的成功一例，正如它门前那一副对联所题——“清风两袖，循吏英名传史册；正气一身，劲松标格壮中华。”信哉此联。



军战士很认真，查得很严，每个进出人员胸前必须有那个三角形“中共中央华东局”的徽章或“上海军管会”的红色臂章。

人们都是从主楼的大门进出，主楼面对一个大池塘，中间有座玲珑的假山，池塘内养着很多金鱼。假山一旁有一块石碑，刻着蒋介石题写的“爱庐”两字，再往前是一片碧绿的茵茵的大草坪，也有一些假山和金鱼池，更多的是高大挺拔的松树和柏树。

主楼分三层，底层东面是一个大客厅，约 200 多平方米，据说蒋介石在上海的时候，这里经常放电影。底层中间朝南的有两三间房，北面有两小间，二楼南面有三间，西面一间的墙边还有壁炉，据说这间是蒋介石在上海的办公室。北面是卫生间，卫生间的洁具及墙面都是粉红色。从二楼再往上走，就是宋美龄的起居室，卧室前面是一个大阳台，可远眺整个花园，宋美龄的卫生间也足够气派，有五十多平方米，各种洁具、洗盆都是一律是天蓝色的，大楼内的电灯按钮也是当时最新式的。而储存杂物的小屋内，还存有不少“可口可乐”的浓缩液，冲水后可以饮用。



主楼大门外，停着一辆黑色的 1946 年“PLY-MOUTH”轿车，这也是机关里唯一的一辆轿车，除了首长外出使用外，其余时间都停在这里没有人敢私自使用的。有一次，下班后有一个特别紧要的绝密文件要送华东局首长亲收，因机要通讯员外出还未回来，这封机要急件后由我面呈首长，因此我破例坐了一次轿车，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坐轿车。时过境迁，东平路 9 号已经改为上海音乐学院附中。几年前那幢楼经过整修，已基本恢复了原貌，还被评为“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”。



清明前几天，去了兴化，是冲着千垛油菜花的灿烂去的，顺便看了水上森林也觉得很有兴味，像是“捡了外快”。水上森林是个公园，位于兴化李中镇，林地面积一千多亩。30 多年前，李中人将这里的荒滩开发成一条条垛，栽种了适应水中生长的池杉、水杉，现已长大成林，总数有 10 万余株。

我们游览的时候，树木还未萌绿转青，那树干就像万千支直挺挺的巨笔，蘸着盈盈河水，写出水上诗行。在笔直的树林和不宽的河道中间，会突然出现一个弯拱的树身，一个有生命的弧形，映在水中像圆月的镜子照出奇特而顽强的姿态，不禁让人“点赞”！可以“点赞”的，还有那些

夜光杯

今年以来，其实我一直都很想写写我幼年学琴的那段日子。即使那些遥远的记忆，与我如今所致力的工作、学业已几乎毫无关联。我从四岁开始学琴，直到十一岁考完八级之后，音乐生涯就彻底终结。与其说是悄然的告别，不如说是近乎报废。套用我小的时候，人们曾膜拜过的壮游英雄余纯顺的名言：天空没有痕迹，鸟儿却已飞过。

如今我写作的日子，已经远远超过了学音乐的时间。我也是到如今，才略懂反思，牵连起二者的联系。从刻意遮蔽过的寂寞回忆中，找到新的感悟。其实在这两项艰苦的艺术学习之间，我还插播着学过画画、毛笔字，且均以失败告终。我知道我的怠惰、不才也曾令满怀希望的大人伤过心。童年、少年岁月在这些漫长、蒙昧的“苦役”中渐渐流逝，可悲的是在大部分时间里，我似乎从未获得过任何快乐。

去年我有机会主编一本写作杂志，那时开始留意国内外写作教育的问题。套用我们耳熟能详的话，“写作，归根结底是对阅读的模仿”。说得通俗一点，是经由多看书，才能写得好的。这话空洞、缺少具体的阐释。事实上，从弹琴来看，从识谱、手指操到音阶、数拍踩准音符、练习各种技巧，基本功完成之后，就是小节的操练、过门的衔接、完整性的操演。当学会一支练习曲之后，要经历重要一关，就是背谱。这就好像毛笔字学会笔顺之后临帖，紧接就是背帖。背谱的好处在于驾驭。到了小说这里，就是结构。许多人着手写童年、少年，大多知道自己要从哪里开始写

“我和经典有个约会系列演出——郑国凤徐派经典越剧演唱会”即将于 6 月 5-6 日上演于逸夫舞台的消息传出后，最近两个月来，戏迷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：王志萍会来吗？我非常理解戏迷对郑王搭档的期待，但我也知道志萍忙于其他演出，不能抽出时间还真不好说。直到 5 月我在上海开发布会，王志萍百忙之中赶来捧场，才正式确立了演唱会“一生五旦”的阵容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因为怕路上堵车耽误时间，她是乘地铁过来的。作为二十多年来我舞台上的“娘子”，舞台下的姐妹，这是志萍给我最大的支持。

上世纪 80 年代末，我进入上海越剧院的第一部大戏，就是跟志萍合作

承载大树生命的树根，既深扎水中，又在水面露出千姿百态，像一组组艺术根雕；还有成群的飞禽，在林间盘旋不停鸣唱；还有鱼儿在水中漫游自由自在；还有垛格上的花草草，呈现着生机勃勃的色彩。

更值得“点赞”的，是三年前，公园由一名善诗能文的企业家接手改造，面貌大变。这位中年儒商说，旅游是他的情怀，文学是他的梦想。他为实现梦想，极力建立了生态自然资源，还在此建立了文学创作基地，于是群贤毕至，采风创作，编写专刊。他以诗人的气质把心中的诗行写在这片水上森林中，给游人带来了诗意体验。



苦旅偶得

张怡微

起，却不知道写到哪里结束，这就是对小说结构没有概念。结构是要背诵的，宛若背名曲之谱，名帖之布局，其实看得多了，也就无所谓死记。但哪怕写了一手挺好看的字、会弹一首好听的曲子，距离艺术家还有千里之遥。再接下来要做的是，就是聆听、阅读大量前人的经典。至于风格、流派，那都是很久之后的事了。能不能独树一帜、与别人不同，更要看个人造化，主要成就，仰赖的还是天赋。

在我失败的音乐生涯中，其实到了背谱以后，就再没有意思要向下走。我没有听音乐的习，我的家族也没有。在我模仿能力最强的时候，我模仿的其实是给我们上课的夜校老师。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事。但如今知道这些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作用。我只是觉得，如今家长们仍然趋之若鹜的少儿艺术教育，在我这个失败者身上，或许能获得一些启示，少走一些弯路。

但学琴对我个人来说，或者还有多一层的意义，弥补了技艺的缺憾。我弹琴是父亲为我报的名，母亲是不同意的。因为她自己在中学时就是文艺代表，学过很多乐器，都无疾而终。当时我虽然年纪小，但对于父母的不睦还是敏感有知。眼看他们就要从我学不学乐器的问题吵起来，我只能拉着母亲说，我

《是我错》。当时我们都是二十岁出头，我唱徐（玉兰）派，她唱王（文娟）派，无论是年龄还是唱腔都非常吻合。这部戏在当时国际饭店下面的剧场演出，受到观众好评。一年之后，新婚的志萍东渡日本。直到 1999 年她回到上海，我们才迎来合作的“甜蜜期”，复排了徐、王的经典剧目《追鱼》。我们都希望能在艺术上有更高的发展，久别舞台的志萍更是有着一股强烈的干劲，因此这部戏对我们有特别的意义。“郑王配”得到戏迷的认可，戏迷现在呢称我“秀才”，也是从这部戏开始的。之后我们排了大剧院版《红楼梦》，2007 年排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，2009 年排越剧电影《蝴蝶梦》，一连串的合作，让我们在舞台上的合作更加默契。

我喜欢花花草草，喜欢养狗，但志萍以前对狗是避之不及的。我养过一只约克夏，志萍来我家排戏，小狗在我们脚边窜来窜去，志萍看着眼晕，就拎起来放到沙发上。因为排戏专心，我忘记这只小狗还不会自己跳下来，后来尿沙发上了。志萍很反感：养狗多麻烦啊，这么脏！后来我又养了一只叫“咖啡”的泰迪狗，“咖啡”生了小狗，我送了一只给我和志萍都认识的一位朋友，结果志萍看到了，居然非常喜欢，抱回自己家养，当女儿似的疼爱。我跟志萍开玩笑：我是狗狗的外婆，你是它妈妈，这辈分可乱了！志萍说一只狗太孤单，赶

看张继科打球有劲，他有一种野性，一种舍我其谁的野性。刘国梁赞他为藏獒。可是这匹藏獒在东京世乒赛上却失去了凶狠的气势，决赛 0:3 输给了奥恰洛夫。不是说大满贯得主不能输球，问题是他全无斗志，输得很难看。其实他在四分之一决赛时就站在悬崖边上了，被奥地利选手逼成 2:2，赛点还握在人家手里。

刘国梁说他“背负了太多的包袱”，可谓一语中的。15 个月就完成了大满贯，也许这是乒坛史无前例的。这样的好事中潜伏着危机。大抵在为一个明确目标奋斗时往会全身心投入，功成名就后稍不自觉就容易迷惘起来。柳宗元写的小虫螳螂，就因为背上驮着越来越重的承载物，结果不妙。继科还在当打之年，相信他会丢掉包袱，从零开始，重振藏獒的雄风。里约在向 he 招手呢！

想学的。但我当时的年纪，其实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。对于一个不睦的三口之家来说，孩子弹琴倒是极好的事。毕竟在练琴时，父母不至于吵架。就这样也搪塞了不少时光。八年中，我不怎么情愿地杀死了大量的时间，一直到父母离异、我进初中，终于结束了所有的课程，仿佛完成了一场漫长的苦役，悄然解放了。

有个和我从小一起弹琴的女生曾对我说：“你知道吗，我爸爸那个时候一直对我说，你要是不好好弹，我就像张怡微妈妈一样对你。你妈的形象在我心里就是狼外婆！”我笑死了，她幽幽地说：“我一直以为你会弹得很好的。”像是为我难过。其实我一点也不难过，我早就知道这根本是不可能的。

而我母亲，也并非对我弹琴的事没有任何评价。过年期，她忽然很伤感，对我说：“妈妈小时候对你很凶是吧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不弹琴，我根本就不会打你……”

“你会恨妈妈吗？”她又问。“真的浪费好多时间呢。”我心想。

“不会啊。我很喜欢啊。”但我回答。

许多往事于是像旋风般席卷过我的脑海。人生万事，总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。我依然不是一个音乐修养有多好的人，但偶尔回忆往事，我会想到我不完美的父亲、母亲，和那个早已不存在的我们的三口之家。那可真的不是一个很和乐的家庭，但却是我内心深处追缅过的勉强。

归来吧，藏獒

赵全国

得她们才真的是唱不倒、累不垮，而且唱得越多嗓子越亮。尤其晓红还担任院团领导，要做很多行政工作，但从来不会耽误演出。

“五旦”的另两位也是唱匠级的。黄依群跟我在 2007 年越剧电影《红楼梦》中有过合作，她演的紫鹃是一大亮点。颜佳跟我在各种比赛中都见过，这次是专程从澳大利亚赶来捧场。

我的演艺生涯虽然经历过各种艰辛，但因为演戏，感觉好像活过了很多不同的人生。台上情陪伴，台下姐妹情，还有恩师的教导，戏迷的厚爱，这些都是我热爱越剧的理由。

黄玮华

对局巧布阵

(四字行政管理名词)

昨日谜面：戮讫不杀

(二字金融名词二)

谜底：降准、定存(注：须读作“降/准定/存”)

今宵灯谜

今宵灯谜